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九十一

宋　黄震　撰

題跋

陳少陽諫藁跋 諫藁刊鎮江府學

伯夷叩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閑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别家人恬若平時最不可强令觀少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晦庵鄉僧義雲住山時所得余按圖經稱今山麓之寺為下方東坡過廣陵嘗有詩別上方擇老僧仲殊詠此寺亦稱雲幡擁上方則寺固有上方之名舊矣然吾晦翁書而僧私之乎劉斯立題甘露上方有滄江萬景對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為然此扁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曰不然物以罕得為奇吾僧室而有晦翁書

此為奇余曰然爾僧人而知敬晦翁書尤奇其千萬年永為大寶鎮

書劉拙逸詩後　漫塘　姪

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為心其機一觸森然胥會發於聲音自然而然其名曰詩後世之為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既與造化迴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始

畢劉直孺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捧鄉書而況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寥簡短不過數首蓋不求為詩而不能不為詩此其所以為詩也為江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讐盜亦孫姓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余謂君樞密威敏公賢子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張太尉名藏英國初人）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舊科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君亦三得男森森三秀適與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亦奇矣然材非天不生非人不成灌溉而培殖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跋

葯房史君以西州奇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淮東餉幕無敢煩之以吏事君不以自喜反作丹陽志媿之說

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長媿吾友矣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後得已之事也況事久日敝雖有材者不得騁學道愛人之士或攢眉捉筆於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學不累初心矣幸其可以慰吾親不撅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宿昔期待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槩之以媿可乎否昔孔門高弟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賤反其說為三得夫子韙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為三幸云

跋黄總幹家傳襃忠録

余去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議論英發意氣慨然頗不類内地習軟人物輙自喜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再會蒙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作而歎曰此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黄入楚而黄以國為姓子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也而篤恩意則有

不待譜牒而親顧大丈夫生天地間立身揚名增光前文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官當守將棄城後獨守節巷戰以死至今名耀青史氣干斗牛其為黄氏之榮何如哉事雖不必盡如郢人雖不必盡遇變而義理隨事萬折皆在所當隨所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郢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未毫髮許已私竊為身謀此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猶死耳節於何

有哉吾徒為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相逢重閱此編當
萬萬無媿色

書鄭稻田冊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衆特其一事庚子歲中
吳大祲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布爲為之
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僅發見於此者吾知鄭君
必慊然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重重果出
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技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人之意也消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技自慊故或借梅以為清描摸詠思未必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技未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文卿吾黨士之騷者也嗜梅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為之詞使人披展注視一唱三歎灑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况文卿胷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詰之一元磅礴不欝不發窮崖沍寒踈英摘索此

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軒豁也其為茂叔之
牕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
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戚方乘國難為冦莊簡李公誓以死守
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行在
所相席久虚御史不薦人望而請决以渺茫之夢卜公
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傅子駿力爭則事已無

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大柄中原吾青氊矣事機一失偏安至今非公千古遺恨夫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皆志卑氣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矣孰謂婦人而能之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篤志教子夫喪服除髽不冠曰兒官母乃冠國梁以是益感厲力學俄魁鄉書親里讙曰兒且官矣母宜冠夫人毅不

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輒譙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請者曰不特兒且官孫亦且官二爲一殆勝巳官者母祖母奈何不冠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巳未國梁果擢上第以歸夫人乃不待請而雍容舒徐冠以受藍袖之拜若夫人非所謂不極不止者乎三釜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巳及國梁爲余言未嘗不涕泣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極不止之志而已令而後事君必極

其忠治民必極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死生禍福不問焉國梁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志國梁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同常毋悲之而徒涕泣為國梁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鄭資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猶於鄭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興間秦檜主和議公在蜀

與北使於陵贊模爭秦鳳得之蜀賴以有襟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葢公當和議已成猶必拳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為恢復計如檜直為金人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卒貶公封州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心始白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祚宋公得大柄決不止以保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䟦金壇李提幹先世誥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王以下五世誥寶藏之家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皆士人楷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吏部官皆大字書名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以士易吏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復者可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世其傳而躡世科登顯仕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甚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盛哉

跋雷侍郎廣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流通於春為甚浴沂詠歸嘗露端倪矣惜未及施之用爾晉人尚虚無齊死生已與造化之機隔蘭亭之會又於死生者戚戚焉不知仰觀俯察所得謂何而乃若是唐曲江最重上巳至天子以其節燕公卿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倍蓰者然鴻筆大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得與造化參耶广巖雷公去歲持節廣南上巳日嘗領客泛海飲酒賦

詩相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適來京為祭酒侍鸞輿辟雍講中庸首章大聲颯颯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用之則有虞廷氣象倘遂見於此乎果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千載重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閬風舒君舉中庸言擇者三章發明其說以為之記始欲其知所擇以自貴於物終欲知其知所擇以自異於衆人且再三歎息乎

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切實父之自擇者至矣余復何
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能言往往或
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與天道之妙敏
如子貢所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能誦習
其辭而不差然議論日工躬行日慊夫乃徒知擇之云
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
以不能期月守為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
膺而弗失為勸蓋擇之者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

書所稱惟精者也既擇矣執之守之而弗失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書所謂惟一者也精矣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夫茍致知之説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終非我有吾恐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此豈不真可畏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味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能自已於既擇之後者敢誦所聞翊吾同年舒君之説為實

父勉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寄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然以感雖未知其所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刪後無詩也東嘉張君甠然開爽士也生逢盛世方将決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寫之於詩豈以鬢欲蒼而身猶未遇

乎余謂遇之遲速命也吾亦求為可遇者而已全體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達之天下而準者聖賢講明炳炳方册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學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學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廢佛寺為之壯矣昔靜江郴雷皆撤廢寺為學崇安縣學亦括五廢寺之田以廩士朱張二先生嘗言而特書之方今聖世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下應用夏

變夷斷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洲盧其居而鄒魯之耶一日宋君𢺵滿來京挾所得縣學記禮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然縣學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放僻之時始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能别是非者殆少禮堂記以明道三代威儀盡在僧飯為說愚按僧皆鰥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嗷嗷待哺勢不得不歛縮片時以

救飢且因以欺俗眼徐察其情未必知吾儒盤盂社席之安且無偽程子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應譽虜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志有得於二記之外因書其末以諗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詠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鬱而不能盡者又往往鍾之於物雖蟲魚之微亦精美殊絕有他地所不能産者此即其證驗人見其非他地之

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說如江之有膾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宣之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琴高昇僊時所棄藥滓故其魚以琴高滓或以藥滓名此其事之有無不必問而其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一余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瀟然物外之思塵鞭尼之未能也一日有寄余以玉塘程君琴溪詠之集者知君方斬蒿洗石搜刓

唐宋以來諸賢懸巖之刻揷栁移竹日徜徉其間胷中浩然之存有非可以涯涘者余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之所能盡又一大聚之英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豈止如今日記詠之所見而已哉撫卷歆動敬書其末

跋天臺劉養源家藏二駿圖

二駿雖立潤澤閑雅雖有追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夫子所謂稱其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隷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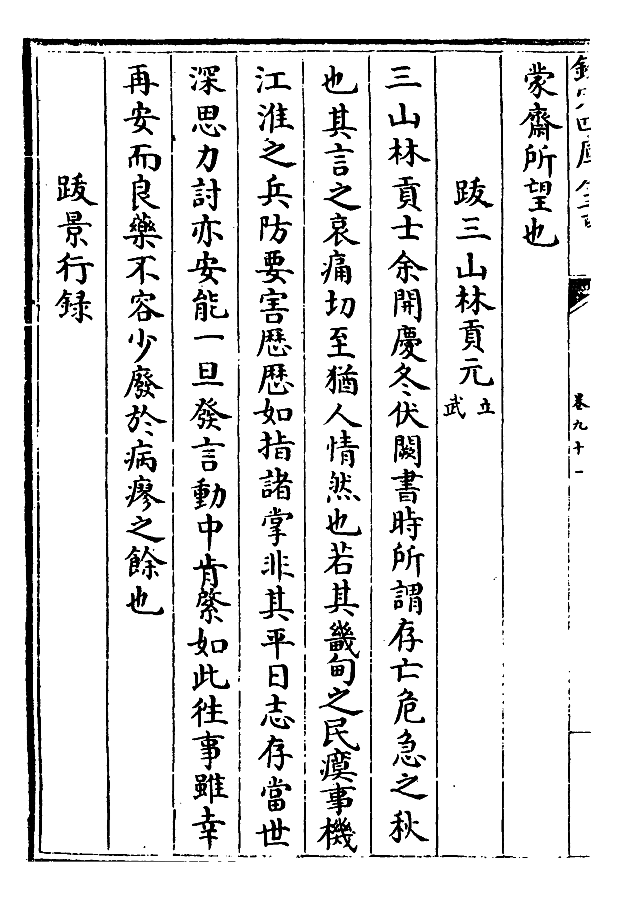
者也

跋赤壁後賦圖

東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蔪然畢露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契之矣觀此圖者盡於其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袁蒙齋遺訓

蒙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紹父勉焉足矣謹勿更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諛適以怠純父之心非



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武立

三山林貢士余開慶冬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其言之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畿甸之民瘼事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歷如指諸掌非其平日志存當世深思力討亦安能一旦發言動中肯綮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少廢於病瘳之餘也

跋景行録

琹溪程氏之族之盛之久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悉獨其先廣平府君奮自中徽植深培厚反未有為發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塘君一旦得其遺事於故篋并裒羣從之銘誌遠以寄示余閑本之壯者枝葉茂覩其觩乎相扶者如此廣平雖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峰樓詩

一川花柳擁雕欄濃緑浮空四面山便欲移家來此住不將名姓落人間

右莊簡李公登桐州三峰樓詩至今傳四方為美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哆然獨視為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墨之妙而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光堯皇帝嘗參大政鋭圖恢復雖厄於奸檜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以是彰明顯大天下凜凜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此其為世欽慕雖杖屨所經覊愁所寓一草一木猶將預有華美況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殄劇寇戚方瑀戈凱回咫尺行京山

川效靈日月增耀於斯時也淋浪妙墨絢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闕而三軍喜氣之發也雖被之絃歌登之金匱侈為我朝盛事疇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考是時實當紹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邊患鑾輿連年之巡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達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遽者方公在宣朝廷適嘗擇相御史不以人望薦李伯紀而請求之渺茫之夢卜公亟自宣貽書

傳子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語豈其有感於幾微而發耶震以咸淳已巳冬攜客登樓相與誦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俄有報塵壤間朽木者視之公親筆詩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計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神物呵護幾何其不至供斧薪乃亟模而重刻之與舊板對揭樓上既又念舊板得再出已幸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賢之嘗仕桐川者自范文正公而下新列而祠之郡西震方為立石

記其事因亦併模詩入石對立祠記之賔階蓋公先賢之嘗客此邦者也與仕此邦者對賔主亦宜

跋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為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方金兵圍京城不下而以和紿我也四方勤王之師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既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衛南直入重地㨿韋城而徙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趙野范訥恊

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也納也其不然方金人擁吾二聖而北天下尚皆我有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遂者紛紛無所向公既尹京尋兼留守如王善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皋趙海楊進王大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夏東使高麗以滅金已二十五表疏請回鑾京師矣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伯彥也又不其然攷論至此則

二聖本不至北狩而終不免北狩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没而終不免淪没者公之請不行也嗚呼惜哉自時厥後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久乎故我宋中興與否係公用舍間他尚何言雖然非公守磁我高宗已先入敵國雖江南誰與保公雖身不及用尚能為我宋得一岳飛闕

孔明圖漢鼎於既失忠簡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吸變化之功殆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疎遠

之昭烈尚能堂堂出陣公遇我光堯視一時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柔勝序公行事乃皆以祖士稚為比嗚呼彼亦見其不得志而死其迹偶同耳

跋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聚族踰十世我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清獻趙公記述之方是時特上之人借劉氏以表厲斯世劉氏固不預知也劉氏子孫善風本無恙而乃時出其編以

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文人之美然亦豈以時異事殊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促迫歟先賢之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歟儻其然豈不重可為世道惜因僭書之庶幾上之人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孫氏藏書訓語 李慶元人今居餘姚

孫夫人捐奩具置一監書自元祐至今踰二百年寶藏猶新豈惟夫人之賢子孫之賢為何如蓋有夫人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賢婦人起家豈特置書使子

孫讀凡其積德措心為子孫憑藉必有稱是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寶之勿失

歇後鄭五

歇後者以工詩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風俗止稱姓第不於官稱也且歇後鄭五者其自稱之辭非他人輕訕語也其人歷官多治行見於詩者多憂世語唐因欲相之棨自知時已不可為而不當為賢於人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

第為輕薄語習聞其名望而輕之甚至舉以此類訕笑而不考其實豈不誤哉姑為之辯

歇後鄭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復忍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詠於五而賛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

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事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羣之氣歷覽江淮險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結茅嚴陵自號求

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膽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耳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方氏考訂家禮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攷訂者五家節目尚或互異士固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或盡見之不參校於平時

一旦欲用將安取中平湖方氏始會五家手自編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學之士可望哉抑禮有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實此則余之所拳拳而願學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五家温公晦菴東萊慈湖高氏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畫竹

忠簡宗公又為親題其後夫二公遺墨流落人間富貴家千金博易僅僅一二尚誇奇寶况卒見盈尺間而又皆為盧君家世作者哉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刲股事三代未之聞似與不敢毁傷相反不常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刲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殞不恤也曾謂刲股

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穴腦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爲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旌表之冝哉

跋濮陽衍慶集

本朝由掄魁至宰輔勲銘彜鼎與宋無極者惟呂文穆與李文定二人翠華南來世臣與俱其治行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此二人之後數年以來文定子孫稍稍寂寥余每慮文獻之無所考一日遇其雲孫提幹相於山陰江之上出示鉅編自文定以來片言隻字凡散見

諸書莫不裒類所以篤念已往埀詔方來者未嘗不三致其意碩果不食喬木尚存他日有文獻故家焰焰復起自東南者豈惟東萊先生一吕氏而已哉因喜而書其後

題白鹿晏洞賔濟美録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久而不磨者惟元獻公咸淳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一日其閒孫出所謂濟美録取而伏讀之乃

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藳及尚書之後太學生嘉定伏
駐書力爭和議不可信稾稾有生氣與公康定議兵前
後一脉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久而不可量不
然清苦緦俗自詭堯舜其君嘗鼓一世而從之者當時
聲艶視公非不尤焰焰也今其後為何如松栢根深千
歳扶踈榮華飄風過眼而散余於是乎有感尚祈公之
後益致勉於公之實者云

跋晏司法族人舊學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商高宗舊學二字親洒宸翰以賜
先正丞相元獻晏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堂之
側求尚書矩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為之跋
顧晚末何能頌萬分然嘗妄謂高宗於甘盤學焉未竟
即服勞於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傅說之功居多孰
若仁宗之於元獻學焉而復相之四十二年之治光
明俊偉卓絶古今是又合甘盤傅說一人而反過之耶
舊學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芳爾殆未足以盡我朝

盛事若夫追蹤前人使雋者常益新則尙惟後之人

題李縣尉䦧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盖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固名家子也一日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辭詩非余所習其何敢僭然晦庵亦少攻於詩顧晦庵之所以為晦庵者不在詩耳姑舍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下故伊洛始以性理之說拯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即心是道與性理

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亂於是學於伊洛者往往反陰爲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救其過高之偏極辯力詆使學者用工平實以合乎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學者此而已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爲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爲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今李君來書謂余道本慈湖未知君所得家庭之學本於晦

庵者果何如而援取及此豈以慈湖之學出象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居象山之里姑為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仮]義貸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昔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今行之以官者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

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借之以豊已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豊之饒氏獨變通其法名曰義貸以一家之力自為之而無關於官以一分八釐之息裁酌之而收僅五釐盖他人慕其名故其傳愈久而愈弊饒君祖其實故其法愈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饒氏義貸之説者可以善學文公矣

此所跋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即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不設勿妄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所無非所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嘉平月書右包宏齋文

江貴盍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說數十言屬余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辭不獲再三為

之玩味亦再三見其字畫則真率議論則高虛殆自得
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何以塞命始亦
采宏齋之說而意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舍則無本無
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抑孟子言操則
存存非若在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不存則失之耳非
本無也操存舍亡孟子正欲人操而不舍以求放心若
曰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
孟子之本旨異乎將別有所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

宅人之所能曉者乎貴盍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諗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然世之利而忘義者往往為子孫計不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能以子其子聞有以貪而禍其後者矣未聞貪而能使其後人世守者也柰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書鳴鶴方孝子贊後

方孝子刲股救母小山曾君有贊太學童君亦屬和有集何物庸妄犬尾其續率反其說主孝經不敢毁傷一語為孝子疵吁不敢毁傷聖人為不孝其親者戒豈為孝其親者戒耶古之孝其親者期全以歸之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臨深有戒曾子啓手足示無毁傷是也若孝子之刲股救母其類陷刑辟不可啓手足者否耶其心果出於孝抑一朝之忿而忘其孝

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髪隅如其可贖百身不惜此時此意孝子雖九殞甘之況割父母遺體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母全身倉荒一念它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知而小人平居無戚輙歎弄輕薄口訾其不孝果誰為不孝耶且使聖人復生為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於厚篤孝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忍乎否耶封股救母為非孝則成湯之剪爪禱雨為不仁太宗之剪髭和藥為不義曽文叔妻夏侯之割

耳王疑妻季氏之斷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耶古稱戰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爲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重耶封股救可活之母爲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父不孝當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濁矣美事勸之未必效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封股救母曠世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而訾之以戒之耶削髮者幾人文身者幾人繫囹圄鞭皮膚甚至身首異處而亡者幾人行身陷不義以爲父母辱其爲毀傷滋大也

彼皆不之訾而獨刲股者訾之耶豈孝經隱奥世莫之聞而彼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仁與全身者同歸道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毁傷疵孝子也且刲股非毁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為樂工母病刲心肝食之即愈先君子問狀備言横束剃刀於梯深夜焚香禱佛袒胷燭之肝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瘢痕若然果毁傷以為親憂耶毁傷得其所猶不當以毁傷言況實不毁傷耶彼忍

於訾孝子以敗天下為善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之尤者也不毀傷其髮膚而毀傷其義理真毀傷者也

作孝子毀傷辨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此閭閻相效割股世乃疑古聖人無之蓋弗考也

樸齋

史景皐以樸名齋世率嘉其以富貴而能儒素樸必儒素而後能者歟士君子修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則去如司馬公輩雖位至宰相何樸如之不然搖唇弄筆萌

心鑽刺雖家蓬蓽而身韋布太樸之散久矣景臯王之孫公之子朝廷待以異等畀陞擢差遣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樸者盍指其本而告之曰斯世文弊瀾倒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弗幸少年能文章善筆札皆漓其樸之具也其必一切反是惟孜孜躬行循是以復公侯之舊亦惟以行道救世為心不容一毫安排計較心庶幾樸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易出於河圖故學易者往往為之圖然於易未必皆有補邵子盡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隂長而三圓其外以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東南方其内以象地之静於以推測伏羲畫卦之本體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尊信於天下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稜角為圖以應甲子節氣變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庠擢第将歸别余于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爻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

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為復二陽為臨至三陽為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夬之五陽又自東極於乾焉而西轉一陰為姤二陰為遯至三陰為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剥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為復生生無窮伏羲先天之體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賾雖非余晚學之所能知然使王塘君非真有精深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天之妙如此哉仰聞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

而問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謂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其分其合果何居耶巽曰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兊二陽乾三陽為圖之左屬陽又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三而分屬左右自三而各重之即為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月可配之弦望晦朔則自月而

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避就之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奚難哉其用心探討思濟斯世為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言變常變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變云耳玉塘君将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靣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諗之

跋壺溪程君晝簾藁後

余與壺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為義理之學踐履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以巨編來撫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生從事於翰墨者所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咸淳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闕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有二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為達人而已達

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齊死生以為達有致知力行脱凡近而遊高明以為達吾徒亦求為致知力行脱凡近遊高明而已然學如顔子猶未達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擇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我而無求於人鼓鍾於宫聲聞於外有不期而達者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辯

跋俞奉使北轅録 椿庭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録之慷慨英發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覽之不覺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蠻貊褒之是置中原於度外棄赤子為龍蛇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録本心哉

跋葉美叔瞽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龎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乃翁葉君英叔之作丞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者也

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往温平而暢達其論經旨多發明其論史事皆的確其大要一本於義理而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往足斷天下事矣然君終於不遇今君之子又不遇而且老矣聞君先世多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學校無以為養前之所積如此今之所守如此終當有推此以斷天下事者在盍免之而已

跋姜山黄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駈蚊一

篇雖似出戲作而聲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猶可德感鰐猶可文驅蚊最不靈乃為血肉一飽不滅其身不止其借以垂世戒亦辭嚴義正矣使先生得志當世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夫也哉然慈湖楊先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傍耳皆雅奏其觸面皆深機諄諄誨人而頑錮莫曉又若謂為蚊為最靈然豈別有見歟咸淳八年九月

侯子立壽康說

宜黄侯子立去歳求余書壽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為壽康之説余觀壽而康本魯人頌僖公語而僖公有壽母焉子立之意不在兹乎然必有為之本者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静静亦安康之意也仁者天地所以温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主於心此人之所以為人故曰仁者人也子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若夫昌黎詠李愿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事不足為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之不根於理者固非所問主於明理而發者亦豈今世之所少特慮文之盛實之衰爾玉汝先生江公邦直遠究濂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為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宰永興以去就爭冤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馬廐置雖有朝旨不暇恤此濂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學之正心本

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者也其實知此其發越為文所謂仁義之言藹如豈不休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學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臨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力老蒼渾然成章軒輊彌明苦澁語避三舍矣盖彌明道士也齊賢非道士也儒生之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觀已酉科舉後詩令人三嘆雖然安知無築館雞籠山起君講授如君家故

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巖彈壓浮薄氣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手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侯巷戰死國難一室殲焉獨其子将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生外家趙氏外家携之逃入蜀不與難亦不相聞知自是展

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始聞其事於族之南落臨川者將仕驚慟追服痛無所寄復又得族之南落金壇者授之以侯舊所予太夫人書及侯之父朝奉公所予宗忠簡書見之如見祖父蓋凡世之阡隴松楸家廟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絕天涯一不可復得惟此二書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距今一百四十五年寳此書以寄此痛者歷三世一念如新侯之忠何如哉侯之子孫之孝又何如哉夫何將仕雖該恤典貧終其身

不得仕今其孫三領鄉薦書阨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呼忠孝者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與立窮達者一時之氣數非士君子之所暇計余行天下凡見以先世書求跋語者往往軸大如牛腰所求必盡當世之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余蓋他人文墨之事侈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余故太息而為之書且以誌無力援手之媿爾雖然皇天佑宋忠孝之門其有不興也哉

跋耘溪槧藁

文所以建理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枝條詞藻則其華實無非自然而然初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近世以刻楮為工而知意味者絶少去嵗越上始見同官東嘉宋飲氷及來臨川又始識耘溪危君皆前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驪塘諸孫嘗受業吳荊溪之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待而傳苟有待而得所附矣則又無俟乎他人之誦述張法曹唐小官以昌黎銘垂後世得所附也世豈復有助昌黎為之語故吏部侍郎李公我孝廟朝名法從其傳也豈有待況得南軒先生誌其墓而又得晦庵先生為之書其為昌黎之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賀州司戶乃出刻本求余語過闕惟一先生真蹟屬他位子孫藏守今已為有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遺恨有不容不記者然為人子孫追蹤

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真蹟之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之佐字國材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不襲用二先生之説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書猶

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謙謂不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于鄉名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為非至今名聲振天下二氏帖帖正理於自解經没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録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跋勉齋集

某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本也後二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以其

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鋟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别本證磨滅不存字閻郡咸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為憂未幾臨汝書堂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偕來其家收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本十卷次得巖溪趙氏所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録本書問一卷次得黴庵程氏録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録本答問十卷近又得三山黄氏友進刋本四十卷凡衡陽巖溪雙峯黴庵本皆在焉而

又多三之一獨無答問某因館致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司公事趙君必選相與裒類為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冣初刊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為冣略巖溪所刊雖略增其板已燬於火三山所刊分類多未嘗閒亦頗散失此集真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勉齋嘗宰臨川倉司既祠晦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所作能發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巳未金人偷渡興國板已燬於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叨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因用國子本參對整之凡換新板再刋者一百一十二計字五萬六千一十八因舊板整刋者九百六十二計字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二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心字反因之而多訛今為正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舊板惟六經三傳今

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友人将仕郎餘姚高夢璞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儀禮跋

儀禮為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而儀禮世反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撫州舊有刊板其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祐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久矣因徧於寓公尋借得蜀

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計字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字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幸今再為全書云咸淳九年二月

跋張侍御戒顔魯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士也嘗作麻姑山魯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魯公罹兇人之禍為戒且歷舉兇人之自罹於禍者尤慘于以堅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屈之心詞議精絶讀之

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久不存幾至湮沒其四世孫孝友携舊刻示余余因為再刻之祠中咸淳九年六月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追唐虞以理學為之根柢也義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為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説世道遂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尹先生歸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為最正碩果不食此

陽刖之所以來復歎余仕吳門得拜和靖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學正姓尹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學正又和靖家之碩果矣學正出示家傳因太息而書其後盖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録不可信至晦庵集程録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庵余嘗謂晦翁衰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録中門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此說已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

書俟水監行狀

都水監俟公閔東南六路轉輸之苦引㳙水漑畿内瘠鹵成淤田四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王供埽之決浚運河之淺闢大湖立新堤開直河者凡二千餘里盡瘁勤民至終其身先朝之久任士大夫士大夫之專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掇拾塲屋之緒餘躐取朝廷之美官其風始何時耶俟名獻字景仁其後人子立出示其家藏之編因太息而書其後咸淳癸酉閏六月

黄氏日抄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九十二

宋 黄震 撰

闕

黄氏日抄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詒

黄氏日抄卷九十三

宋　黄震　撰

啓

台州郡齋永沈寺丞印四書戊申冬

伏以施藥不如施方曩已叨於一卷醫心猶甚醫病茲願見於四書然亦聊以自陳豈敢期於必得葢聞自唐虞三代之立極至夫子集其大成迨周張二程之談經得文公更為精密謂中庸為造道之奥謂大學為入德

之門論語皆答問之微言孟子盡義利之大訓既為提其綱要又復次其簡編支分節解而脉絡之相通辭約義精而毫髮之無限乾坤廣大因曉日愈見其光明海岱高深賴春風更加其秀麗嗚呼盛矣蔑以尚之某賦性下愚得師最晚加以科舉之累豈知道義之方邇年以來榮望既絶收身心而伏讀覺氣味之愈長茲備門墻之負遂免江湖之習但惟草本常疑字畫之訛況是蠅書難備頭顱之老在昔涪翁之後嗣受業晦庵之門

人來此分符會為錄梓源流甚的製作尤工幸其可以校讐然奈難於摹印玆蓋恭遇某官斯文柱石後進梯航作師帥於名邦全任胄中之義理進儒酸於右塾同看架上之文章顧此盛心何嫌明告敬攄懇款仰瀆清崇庶於天台太守之門獲證考亭先生之學且所求者書耳可知下士之無他儻果得而寶諸何啻貧兒之暴富過此以外非所敢云

通浙西常平朱提幹已未

讀考亭書思親諗家庭之訓試吳門尉幸獲事子孫之賢他不足言此最可賀某官稟天間氣承道嫡傳蓋自堯舜三代以來惟孔聖稱大成之集迨至伊洛諸儒而後到君家會眞是之歸覺天地若為之重開雖蠻貊悉為之歸敬胡為吾黨反惑異聞高者流於虛無旣已牢不可解卑者溺於功利又復陋矣難言太陽雖赫赫以當空爝火亦時時而自耀賴聖上特為之崇奬故斯文尚賴以維持然非親得之見聞其將孰從而訂正夫子

没而微言絶幸有子思正途闢則羣枉消茲屬執事至若推行先志輔佐明時使凡華夏之民均被仁義之澤是又待皇天之祐宋何敢以俗語而諛君某粗知嚮方全欠刻苦饑寒之迫曩既奪於科舉遲暮之近今復溷於仕途每顧初心不勝慚汗幸得近先生書冊之側無異遊武夷山水之間塵埃楚篚之餘尚當受業雲天悵幪之賜不復贅言依嚮最深徧摩罔既

謝洪發運特薦 庚申春

易節日鑯不改照臨之舊飛章天陛俄驚褒拂之新何物么微蒙此特達聞朝廷之開薦舉本為孤寒自有司之限定貟黜成紛奪必欲脫去尋常之累于以大開衆正之門下以非法之所急而不求上以惟意之所予而不泛是名陞擢以待英賢如某者技極五窮官卑一尉惟有忠赤可酬上蒼人方笑其草茅公乃儕之桃李天姿甚陋飾以清苦之名吏事非長文以謹細之說凡其廉隅之自守正以分量之素微乃四海茍取之心誤以

期遠大之事良由厚德久憐畀退之深設遇他人誰復品題之及故於匆匆趣裝之際遂為汲汲推轂之謀為寒末以破荒作後來之張本仁哉此舉允也無私茲蓋恭遇某官天地奇人聖賢正學父子兄弟前無景盧諸公道德文章的是明堂一柱凡有可器靡不兼收遂於猥瑣之踪曲賜奬提之造某敢不益堅素守仰答鴻私不負所學即不負所知决無愧怍雖其在遠猶如其在近一聽驅馳

謝孫提刑舉職狀 庚申冬

易節星臺疊預依紅之選騰章天陛首叨破白之榮不知何以得斯竊亦自有感者大抵人生之變化誰非先達之提撕然區區權勢之干求既無足道彼泛泛江湖之遇合寧保將來雖是素交猶多中變縱平日操修之足恃又自天機會之難逢故上雖采非采葑未必及平生之故舊下徒為桃為李何由出知巳之門墻有如自昔相親於今益信品題數語流從肺腑之深知祇拜一

怴對越乾坤而無愧允為盛舉宜屬眞才如某者技極五窮官卑一尉惟有衷赤可酬上蒼人徒見麞頭鼠目之可憎誰則諒鐵心石腸之有在正切窮途之嘆俄逢洪造之來脫略繁文矜存故我檄召於軺車入境之始弓招於宸綸改鎭之餘隨逐旗旄出入帷幄考功初載尚遲下下之書露剡九重已濕班班之墨飾立身之迂為清勁蓋為政之拙以通明開寒末之天荒拓終身之官轍雖有嚮來之雅若堪今此之恩茲蓋恭遇某官天

地奇人聖賢正學妙齡掇巍第已淨除萎薾之風壯歲讀古書竟深造精微之域凡其出處之盛無非講貫之功空臆危言發於金部登對之日隨機活著施於部曹涉筆之秋至憸壬辱廟堂而奪之權舉學校排閶闔而聲其罪此言路通塞之判實皇家否泰之分合朝何為萬口皆噤獨賴先生之正色預令一脉之潛回拔去凶邪竟致天驕之屏息澄清畿甸盡令民瘼之重蘇迹其切中事機終當阜安宗社固宜廣東閣招俫之路況眷

動綈袍惻怛之思遂令么瑣之踪亦玷鈞陶之造某敢不益加學力誓荅恩私方當終始相依何忍自同於流俗要使鄉閭皆曰此眞不負於師門激烈良深編摩曷既

謝麋總領職狀庚申冬自平江徼入淮東總所面付職狀麋居平江

仕錦繡鄉適際晝行之耀來麾節地就叨春剡之華雖夙荷於眷私何巧逢於賫會不勝其幸倍以為榮盖人之至難得者知心而事之至易失者交臂英雄非不磊

落或吐胷臆而終身不偶骨肉非不勤劬或隨官牒而各天一方况生是地未必爲是官則仕其邦安得蒙其舉至若天從人欲事與願諧收置門墻既辱品題之舊照臨卿部又壓褒拂之新允謂良機宜屬佳士如某者一愚自守五技俱窮人皆鄙之公獨察此游揚借助使聲聞梁楚之間教誨作成已身預游夏之列但念初官之擬注正司仁里之警巡雖便摳趨恐難薦舉豈期大造自有殊恩提福筆於都曹首須科目建餉臺於三道

復畀關陞偶然竊第而過以秀稱甚欠讀書而誤以文譽事且未嘗任其易謂不辭難才且不能守其常謂堪應變何物么瑣沐此揄揚兹蓋恭遇某官直大疏通廉謹細密凡其出藩入從無非憂國愛君天下未嘗無公是非誰能捨我朝廷倘有大任使必以屬公故當局面之方更共喜除目之益峻託以諸軍之餽餉寵之本路之皇華遂令親密之踪又在吹嘘之選某敢不念三生之緣結感不世之遭逢物不答施於乾坤固難圖報人

匪自同於木石宜若為情敢媿使天有如皦日

謝程丞相舉職狀庚申冬

泰階近照陪都行播大鈞之再洪造不遺微物為圓小剡之三條除箠楚之壓埃煥發詩書之光粲慶遭逢之千載叙激烈之萬分蓋古今之官尊莫尊於宰相而郡縣之吏卑莫卑於尉曹鷦鷯之仰大鵬瞻望靡及溝澮之宗滄海匯迤何時至若事有希其勢忽偶合如廷祐之邐畿內面承李勣如盧坦之立堂下身叅黄裳特見

賞於片言尚流芳於信史況以腰弓之下走特蒙夾袋之先收所未前聞允為盛事如某者耿耿百僚之底落落寸心之孤饑寒不以告人自諉窮達死生之有命問學但知窮理不求詞章記誦以爭名人徒見梔言蠟貌之可憎誰則諒鉄心石腸之有在敢意世俗之共棄反叨先哲之灼知由諸監司延譽之公言致大丞相特達之偉舉草木名未能多識敢謂明經松栢操須待歲寒預云砥節何物么瑣辱此品題茲盖恭遇某官氣脉晦

翁之後身家學明道之嫡嗣合二儒未及竟之志撫千載大有為之機聲色不動於廟堂肝膽具孚於海宇小人道消而君子長嘗陰移密運於當年夷狄賔服而中國安收明效大驗於今日天下倚為更生之父母聖主信其識治之蓍龜迺疏昕陛之恩乃起午橋之逸暫駐北門而護治别開東閤以招賢遂令絲粟之材早入乾坤之造某敢不益勤素學益勵孤忠讀緇衣好賢之詩感恩已劇詠繡裳歸公之句寄興尤長

謝王尚書舉著述科
壬戌名文章典麗科

朱輴捲旆方心乎岩壑之清墨表薦賢尚齒及塵埃之賤見惓惓不忘之意開源源未已之機第慚末學之荒疎曷稱殊科之奬拂然聞命矣敢僭言之日月星辰文乎天風雨晦冥則文之反山川草木文乎地蒉稗瓦礫則文之汙儻知造化之全功即悟文章之正氣明白洞達是曰大廷之陳謨佶屈聱牙特順方言而作誥下至班馬之擅漢以及韓柳之鳴唐皆發越不遺乎片辭故

流傳可燈於百世嗟哉末俗昧厥本原妄意古初強為
苦澁或掇用古文之怪字或援引非聖之僻書或痛節
助語以為工或雜飣陳言以為巧豈知青天白日萬古
常新長江大河千里一寫茍非辭達何以文稱故我聖
朝嚴著述之科論文章以典麗為貴麗則發萬古之光
粲實理融明典則續二帝之彝常浮詞淨翦于以挽回
薄俗于以潤色皇猷使非其人寧在兹選如某者幼巳
佔畢老方得官中更歲月之悠長率困科場之淹苦食

雞肋無所得又不忍棄之欲能掌不可兼遂無緣取此
迨至時文凱奏之日已當古學荒落之秋空誤餘生竟
成凡子獨因愚直素厭浮華每執望以為文率盡言而
無忌因與世俗頗不相侔間遇老成或云可教實則不
學尚何博學之可言甚愧非才寧有敏才之足取云胡
幸會有此過褒蓋遇某官光明碩大之資清修雅特之
操持衡旌别衆弊氷消簪筆論思孤忠日皎適開中興
躋太平之會孰不謂安懷憂治世危明主之心我獨入

告偉矣講明之素炳然議論之丹此眞文章之正宗盇信國家之巨擘本諸身而若是施於人而可知宜此狂愚特蒙題品某敢不因茲善誘勉所不能更讀平生未見之書用茲義理儻遇天下當言之事誓竭忠忱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謝余提刑再招入幕

風動帝畿方攬澄清之轡光生孫禄又新以禮之羅人方以愚直而疎之公獨超尋常而取此知巳恩同於父

母陳情聽微於神明伏念某孤苦餘生辛勤末學僅有
衷赤冀酬上蒼念晚生而得一官若何行志試初吏而
近諸老或可効忠故於臺府鼎立之衝甘此塵埃最賤
之役凡涉閭閻之苦必空胷臆以爭昔艱難極救之秋
雖一一曾蒙信用今太平燕樂之地已往往而見嫉憎
遂退而讀古人之書何俄又下使天之檄茲蓋恭遇某
官傑特應半千之運斂藏歸主一之功方其築室於場
已惓惓三年之久及乎得詔赴闕猶遲遲半載而行龍

潛淵而雲興陽歸根而春布强自深山密林之下進諸
明廷大衆之間朝除主爵之官夕拜祥刑之使爰咨爰
度豈徒彰禮樂之光華某康某貪正須動山岳之風采
不有苦澁酸辛之士曷清甜軟汙陋之風遂令匪石之
心特與入幙者齒某敢不雖當垂滿益奮孤危涉筆不
問豪强唯知正理遇事無非補報寧有詼辭

通交代徐尉

漕棘掄材猶記問君水利齊瓜縮戍行將綰我銅章諒

有宿緣當作佳話某官茗雲間氣湖海奇人才名二十年特借除於右選禮樂三千字竟策雋於乙科縱未給札玉堂亦盍畫諾蓮幕胡乃廉取肯為此行然予眞隱吳市門清風如在而姑蘇視漢輔郡茂實易騰即聽詔温何待席暖某材慚樗散迹忝糠前甚欲求畀里之艱難無禁困臺府之奔走規模未遂歲月已踰望望前茅豈計釋一身之負依依巨庇正期遺百姓之安勉哉後圖副此虔禱

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 華甫

六絲霜凜方新以禮之羅一紙春回又濕薦賢之墨何斯疎賤辱此獎提盖古者所用必其所知而前輩所薦即其所用三代精選舉之法皆命于朝兩漢重辟任之官類歸于上故士大夫心腹為一而天下事脉絡貫通自三互之制既興致兩者之權俱廢長或不識其屬泛然江湖萍梗之逢薦則多奪於私陋矣門墻桃李之説迨我本朝之盛復還古道之隆薦孫之翰之杜祁公即

辟孫之翰之杜祁公舉司馬公之龐丞相即用司馬公之龐丞相非固偏於所好蓋其信之也堅始焉為官擇人之心既暴之天地而無愧終焉為國求賢之念自確如金石而不移然皆磊落不世之英宜有特達再三之遇如某者幼而魯鈍晚偶僥踰濟時行道之心已蹉歲月安貧守分之迹如在山林特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廉於竊稍或免厚顏若凡世俗之求實無毫髮之望但期異日可見禄不及養之親豈料于今亦有天忽

闡機之造未嘗通問而已沭辟剡略可力疾而又騰薦章行愧拙方飾以介而通之譽事多疎繆借以敏而懋之褒既成始而又成終不求上而反求下允為盛舉足配前脩玆蓋恭遇某官學探道原才周世用云為百措無非天理之流行惻怛一恍洞見民情之微隱來攬澄清之轡首除奔競之風遂令孤特之踪疊預非常之選某敢不因玆獎借益厲操修一毫儻可及民誓當竭力萬事無非有命决不容心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通包發運 癸亥時為提刑司分司轉般倉

擁節陪都總三道轉輸之寄承庥支郡分一倉委積之司提綱雖暫屬於鄰臺揆事則正關於華使請言本末以慶遭逢盖國家積貯之權莫尊發運而糧道流通之要又在轉般東都時敖眼嘗分置於泗真南渡後京口獨兼控於淮浙壽皇擇地就新板築之興聖上纂圖專屬葺牙之照有重臣以總提於内地有僚寀以分幹於通津庥絡相關呼吸立應源流一致隔截則非中更倉

氏之瘝官閒有吏奸之弄法州伯犂上下獄情之手借施於百籍之損增田鼈子大小租斗之心倒用於有司之出納上意期清於宿弊此倉方撥於他司然白粲連檣在彼者仍即在此之物况繡衣持斧問獄者若兼問穀之權向使挈要得人一一皆如我公何煩革弊易令紛紛至若今日是必有大公至正之見則自無此疆爾界之分新渙號何幸自天喜嫌疑之淨洗舊屬官初不易地宜眷愛之如初兹葢恭遇某官禀氣純剛為今大

老鴻臚卿後漢包咸几杖以朝而講經傳自宜從容燕間孝肅公關節不行而稱神明尚賴剸裁劇務借曳履星辰之宿望俾撫疆水陸之要衝狐鼠一清豈特曩時之威在貔貅盡飽正期今此之令行定推八荒在闥之心亟為數路儻福之計某絕迹世俗刻志儒宗髮未燥願摳趨無千里裹粮之力顏已蒼忽際遇快一生求道之心昨被幞以西來值旌麾之東下川魚雲鳥雖甚忻一見之奇社燕秋鴻頗私訝相避之巧敢期幸會終遂趨承

頃辭監筴之官已分山林之隱俄有聞而知者薦之廟堂於是易以授之俾提廩粟感其高誼勉為此行睠言轉給兩淮之初本為尅復中原之計慨仰淳熙天子之志疇敢不虔幸登宏齋先生之門願安承教其為懇懇莫究云云

謝包發運有結局時改官狀納廟堂忽見予

江城轉粟久依玉節之光台衮騰章正藉冰衘之重何一旦無心之獲慰半生有道之思喜不可言敬以為謝

竊惟世事無往而不復之理人心有感而遂通之機方發運使之置司即轉般倉之為屬歲有專舉首償分幹之勞路可旁通更集他司之薦故僚宋朝馳於鐵甕即姓名夕上於金閨雖朝廷更革之令方新豈司存舂愛之情忘舊實筵將徹合觴婁尾之盃山勢欲窮全看回龍之脉推論至此甄收已宜況凡大儒之作興實為後學之宗仰或夢想千載之上或神交四海之間安有足躡於門庭反不面承於衣鉢燥不與火期而火至濕不

與水約而水從桃李不言自有成蹊之理非薱可采詎因下體而遺理有必然勢無但已如某者幼而𩔊直晚偶僥踰得時行道之心已蹉歲月安貧守分之跡如在山林特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庶幾消受寸禄藉以仰酬上蒼若凡世俗之求實無毫髮之望頃辟書之交上譽有不虞致夾袋之誤收恩叨非分方准漸虛進賢之剡聽廟堂公造命之權一相二三公無限受知之士諸臺數十郡幾多可得之官吕希哲未嘗萌求舉之

心王文正亦不識所薦之面自惟何者反獨得之某官
國之蓍龜學者泰北黄河比笑已驚包孝肅神明晚節
尤香行展韓魏公事業故其精神心術之感不間毛髮
絲粟之微記某之伏謁崇臺曾寫中心之欣慕念某之
分司儲廪正屬疇昔之照臨宜露章雖出上相之播鈞
而褒語默契先生之初意某敢不因遭逢之特異慶造
就之適同望夫子之門猶光範門恩無二致由尚書之
位躋面槐位機有重來

謝松江汪制置應詔薦

繡衣持斧曾備前驅玉壘騰章尚叨末薦見惓惓不忘之意開源源未巳之機激烈一忱飛馳千里甚矣國家薦舉之弊幾於市井交易之為聖天子破去尋常博詔公卿而特選士大夫拘攣染習尚諛親故以相私然則其將孰從亦曰觀其所主公論必如富彦國則所進十餘皆顯士高識必若陳古靈則所藁三十俱名臣不遇大賢又成文具如某者僅性樸直偶幸遭逢曩仕吳門

本眇眇百僚之底每爭民瘼輙嘵嘵累牘之言苦不自量幾於掇禍適鈇鉞下青冥之表脫塵埃為綠水之游憑籍威靈展布心膂洗寃犴獄悉依定力之如山賑阨鶴亭實體仁心之由巳顧末屬何力之有况使華易節之餘迺因天筆之敷求遠自江閫而剡上孜孜救過而誤指為敏區區補拙而強名曰勤忽朝邸報之喧傳無地措躬而辟易玆蓋恭遇某官八公間氣一代奇人開口見心萬丈虹霓之直寫吐哺握髮一介蟣虱之不遺

必欲羅四海有用之材相與赴千載難逢之會端倪軒豁天日照臨况當新詔之鵷飛忍使舊知之虫蟄遂令瑣末亦預褒揚其敢不露香彼蒼鏤銘衷赤萬事無非有命窮達聽之一念但切盡忠報稱在此

除史館檢閱謝廟堂

薦墨攢花已拜連年之造汗青閱籍俄叨至日之除曾未瞻赤舄之光乃先下白屋之士如斯異數可謂奇逢盖國史將以示萬世之公則寮寀所當極一時之選司

馬康追隨元老方拜此官劉道原博極羣書始躋斯列若茲清品寧及凡流如其者貧至無家老方竊第其丘其水我遊我釣未能償甘遯之思爾俸爾禄民膏民脂常恐抱素餐之愧自作尉於臺府鼎立之郡即究心於閭閻瑣屑之情痛豪強因升斗之租因饑餓付荼毗之炬亟為懇禱使數十年之陷穽平夷自此確持任二三載之風波搖蕩繼備諸司之屬率依三尺之平恤惸獨逞恤高明法當如此論是非不論利害心豈知他況皆

職分之尋常何有事功之尺寸詎意公車之交辟致蒙台衮之誤知班之湧醴之司進之近天之地不由蟻援徑入鴻鈞奏牘重來點畫睛而既就除音狎至蛻凡骨以將輕初無為文之三長俾預作經之一職云胡韋會有此僥踰玆盖恭遇某官德大能容功高不伐再安八極光趙韓王萬年永賴之殊勲並佑兩宫踵文潞公五日一朝之故事方且以回乾轉坤之手舒吟風弄月之懷談笑而清襄漢之塵又新全績廊廟而兼山林之樂

眞得半閑是宜大度包荒羣材翕受弓旌四出尚旁招岩穴之遺溲渤兼搜亦猥及塵埃之賤遂令庸陋躐被寵光其敢不仰佩洪恩益堅素守幸熊與魚之兼得期蛇作龍之不羞庫言庫官言官昔體大造醞和之妙筆則筆削則削令師重臣提要之公隨事竭忠誓天報德

賀葉丞相丁卯

恭審渙號宸庭晉儀揆路位加特進開端周漢之三公權秉洪樞總職東西之二柄華夷俱聳宗社具依恭惟

其官望重倫魁才高王佐嘗共山河社稷之寄中外晏然乃尋園林鐘鼓之游心迹清甚已無餘念若將終身適際聖主之龍飛正當大人之虎變風雲慶會固宜大老之來歸霖雨渴思尤望我公之入相帝乃因民之欲親札以催虛席而待者半年遣使而趣者數輩紛其愈至喧塡山谷之間見所未曾驚噪兒童之口於是迫斯可見時然後行出處一心雖未妨名教之樂安危反掌已預深天下之憂然事未有歸固可聽其自附信其自

去若權既我屬惟當推其所為行其所知况材鍾千載之英而位冠百僚之表天實為此誰能已之必欲全天下後世之名惟在辨君子小人之實所云作相之非易正坐知人之甚難厥有前聞可備觀省道學能使人重而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而不能使人忘面色嚴冷語言苦澁者勢不期踈而自踈舉止輕便議論尖新者分不期密而自密巧於鑽刺者雖佞反暱於情顔之漸親安於寂寥者雖賢反遺於念慮之不及或奪於權

勢之赫奕或悅於詩文之浮華能言者未必能行而能
行者未必能言所養者多非所用而所用者多非所養
凡皆人才之累易為相業之虧仰惟儒宗夙主善類虛
明天皎固宜萬萬其無差情偽雲紛安得人人而盡識
玆當大任愈宜小心某舊辱殊恩新逢盛事所憂過所
喜此天可知以頌不以規則吾豈敢惟有甄别羣才之
說冀裨陶成萬物之功撾布鼓而過雷門雖知犯分滴
涓流而助滄海殆不勝情罔不在初孰此為急

謝黃提舉陞陟 巳巳廣德倅

石室東僚曾侍汗青之筆庾臺薦士首叨剡翠之章一朝來自於郵筒百陪光生於泥軾何斯幸會有此奇逢伏念某貧至無家老方竊第其丘其水我游我釣未能償甘遯之思爾俸爾禄民膏民脂惟恐負素餐之愧但念服勞州縣廉幾消受斗升忽蒙宸陛之誤恩俾綴史筵之末屬學值荒落每懷非據之慙聲利侵尋易失平生之守亟合奉身而退遂乞親民以行載念荒壘之治

中無出桐川之員外擇而取此雖云窮陋之郡丞俛以思之亦免煎熬之邑債覺便私之已甚將及物之幾何幸而職守之間皆屬照臨之事津梁之孰修孰壞託故老以旁詢社廩之或存或亡賴同寅而再葺盡心三月未覩成功昂首二天誓期後效自謂我心之匪石方虞衆口之鑠金有如義取文子之同升法曰虞廷之明陟此聖朝所以選京秩之彦惟監司得以舉屬部之賢列城之英俊如林一代之龍門似海敢期塵迹反辱露牋

氣本偏頗乃曰直而方德愧不修乃曰清而粹何能遠
大直云進未可量如許揄揚可謂愛忘其醜茲蓋恭遇
某官稟天閒氣為世奇人太學舉幡已驗烏臺之風采
清朝累疏更占黃閣之經綸斂其廣忠集益之規試此
激濁揚清之寄欲厲部內之新進必先館中之舊知豈
謂泰無姑從隗始某敢不即薦牘語作座右銘明月清
風洗半剌史浮華之習皇天后土知老門生堅苦之心
誓效驅馳以圖報稱

改添差通判紹興府謝廟堂庚午

佐郡踰年茂報如天之造杜門幾日遽叨易地之恩方大鈞一轉之間即小物再生之候填膺銘感拜手縷陳伏念某學不通今志徒慕古六旬冉冉分宜歸老於山林百指嗷嗷暫亦服勞於州縣乃因幸會獲際明時拔從塵埃疵賤之中寘彼館閣俊游之後金閨通籍曲垂雨露之仁玉陛輪班力免雷霆之怒亟俞畀惘躐畀贅丞德厚乾坤人非木石陳力就列正圖報效之方同寅

協恭寧有背違之理實緣頭方命薄志廣材踈弗獲于上而遽欲革風俗之迷所行雖公而動輒匪吏胥之便郡有淫祀名曰方山連三數郡凡江湖出没之徒率千百人結鎗刀嘯呼之社關係非小禁防宜先妄意遏之謗言由此上孤鴻造方逃空谷以省愆倐拜龍光俾改名藩而參貳是為雨朝虹電之地且亦三台衮繡之鄉短棹孤舟望家山而益近千巖萬壑分風月以最清面目依然精神逾好玆盖恭遇某官功高莫比德大能容

三十年持將相之權纔過浮雲之一點億萬載同宗社之福方挾泰山而四維盡收林林總總之羣皆入化化生生之造遂令幺麽亦拜保全其敢不猛省昨非益求今是出必赴湯蹈火共趨盛世之勲否亦擊缶歌詩求頌太平之樂其為激烈罔究編摩

差知撫州謝廟堂 辛未二月

易地贅丞未能朞月自天疏渥忽畀專城方申控免之辭已拜趣行之命蒙恩過厚撫已奚堪伏念其人品最

甲資格尤淺嘗竊史籍曾無披閱之勞甫載倅車已有
迂疎之誚正令終棄夫亦何言乃亦轉於洪鈞俾再承
於會府頗驚往事浸失初心進不能追曾南豐賑恤田
里之風退不敢效白樂天從容山水之興懲羹太甚正
愧吹齏得隴已多何敢望蜀況聞臨汝夙號名藩右軍
康樂之舊遊風流尚在元獻荆公之故里人物尤繁倘
匪名流豈堪隆使兼自連歲空虛之後加以去秋旱歉
之餘必欲稍振於疲民亦當妙選於良牧曾謂疎庸之

晚出可叨超躐之殊恩兹盖恭遇某官輔世以仁得人為急敬億萬年之休命務安天下之元元選二千石之惟良更欲後來之鼎鼎其於寮案如長子孫既恩斯勤斯漸使之成人必教之誨之各從而幹蠱謀國若此振古無之某敢不祗體盛心勉殫微力入境問俗當徐察於事情求牧與芻願深培於根本其為激烈罔既數宣

撫州到任謝廟堂辛未四月十三日

晨謁六符速令祗戍暮馳單傳亟幸到州消剛巳合於

右符箋謝敢稽於上衮然皆情悰實類家書伏念某學不如人分惟守巳半世授書餬口若將終身忽朝應舉得官巳踰初望誰曾一念夢及三刀乃挈提於分甘沉陸之中復保全於自取疎虞之後忽超常調躐畀專城顧如許之誤恩宜若何而報德民有菜色固難畫餅以充飢土無麥秋詎可徐行而拯溺於是未及州境先馳尺書預期閉糴之家君集領事之日布宣德意吐露肺肝多荷披襟許為發廩此固旦夕攙先之著苟救目前

然頼朝廷莫大之仁會須心動此蓋恭遇某官量等乾坤之大身為宗社之安任三十年將相之權功烈幾同於再造活億萬計生靈之命民心嘗拜其更生惟其感著之已深是以施行之甚易人見官僚之轉論視猶公相之親臨故雖以一介之微亦將兾千里之應某敢不因其已感更切用忱自此撫摩倘復豐登之觀庶幾遐遠均蒙泰治之休

特轉朝奉郎謝廟堂壬申六月

試部罔功方瀝丐祠之悃自天疏渥忽叨增秩之華宜
黜而升以榮為懼蓋漢世璽書勉勵之寵必皆二千石
之惟良而我朝職事修舉之褒亦云七十年之曠典凡
此殊特之舉實為風勵之機苟非其人寧在玆選如其
者僅有一朴初無寸長惟其生長田閭身經艱苦所以
叨塵仕版心念困窮頊濫守於專城乃適小於歉歲郡
無先備措置良難俗非素諳訪求已晚獨賴朝廷之恩
信亟敷心腹以布宣富强即聞風而傾囷盜賊亦畏威

而釋梃皆上之賜豈其所能至於不揣非才妄思變俗再三申論雖珥筆之頃消一二陸梁或謗書之間出恐上費乾坤之造因力祈香火之緣敢期尚閟於俞音反又先蒙於異數員郎進秩章服增榮千里旌倪驚皇恩之創見闔門幼稚占世祿之將延何物踈庸有兹忝竊此蓋恭遇其官為民立命與天同公淨掃侔門護國家仁厚之脉分布諸郡皆山林踈逺之踪猶慮孤寒之難扶故雖小善而必録遂使承流之瑣末亦叨不世之遭

逢某敢不仰體鴻私俯殫駑力一忱對越廣推生意之無邊四境歡呼咸慶恩波之有自其為激烈罔既編摩

黄氏日抄卷九十三